



劍橋大學是英國非常注重學術的學府，也是個崇拜運動競技的地方。文武雙全的青年人實在是鳳毛麟角，劍橋七傑之中，司米德、章必成和施達德就是這樣的人。

多才多藝

眾人敬仰

司米德十八歲考入劍橋那年，已經長得一表人才，個子不高，但擁有漂亮的髮型，堅毅的面容，靈活的眼睛，敏捷的身手；加上是划船、自行車、溜冰、游泳、草地網球各項運動比賽的能手；有一年還替聖三一學院奪得有史以來的首次冠軍；又在全校雙槳艇賽中獲全勝；最後更被推舉為全校划船社的總幹事，在校中對師長同學均具相當的影響力。司米德彈得一手好鋼琴，幾年的大學生活確是多姿多采。

不過，司米德的學校生活也不見得是一帆風順，尤其是他的靈程，顛簸起落，遭遇試探，失敗沮喪，日夕在掙扎之中。司米德的父親是個相當有名望的外科醫生，家境很富裕，對於宗教及屬靈的追求，並不十分熱心。年青的司米德還染了上流社會學者喜歡咬煙斗、喝點酒的壞習慣，他自己承認在十三歲時已經信主，也參加過查經班，但是靈命毫無長進。入劍橋之初，他的日記裡有一段剖白：「還有誰的靈魂比我的更糟嗎？……嘿！惟願基督的生命灌注在我的生命中，我實在太乾渴！我相信有一天終會得著的。」

司米德的心願在劍橋第二年（一八八〇年）春天開始有點滿足感。主要原因是他結識了幾位基督徒好同學，蓋士利、章必成和施達德先後對他都有莫大的幫助，他們幾個人常在一起。蓋士利比較含蓄、沉默，但很能體會別人的困難和處境。一班老友常聚在章必成的房間唱歌、彈琴、閒談和吃早餐。施達德兄弟兩人和司米德常去打板球。此外，對司米德靈命影響最大的還算是章必成的表兄華君韋。司米德很尊重華君韋的意見和提示。華君韋亦有跟父親去俄國佈道的寶貴經驗。他有一次很忠誠地向司米德說：「雖然基督應許過永不離開你，也不會丟棄你，但是，如果你不把自己的一切，包括思想、意志、情感、行動全部交託，祂不能恢復你恩中之業，也不能賜下得勝的力量。」司米德深知道這位好友還經常為他代禱，所以那天晚上他在日記中寫下兩句真心話：「我決心藉著神的恩典靠祂而活，也為祂而活。」

司米德的靈命慢慢地大有長進，也把煙酒戒絕。一八八二年六月他在劍橋畢業，但是前路茫茫。以前人人推崇多才多藝，如今卻彷彿進入多憂多慮的境況去

明智抉擇

遠走外邦

在劍橋四年學生時代，司米德對街頭佈道已經滿有經驗，而且很有感人的威力。他的口才和智力都為同輩所敬佩。但是否要留在英國教書抑或到外國去宣教，倒不是一件容易決定的大事。一八八三年，即畢業後那一年，神給他新的機會，經常被母校邀請回去演講。年底，慕迪第二次來倫敦佈道，司米德也常去參加，亦多次在青年會講道。到海外去傳福音的引導越來越清楚。那年十一月三十日他在日記中寫道：「主賜給我以賽亞書四十九章六節和以西結書三章五節，使我獲得釋放，因為主的話明顯指示：我還要使你作外邦人的光，叫你施行我的救恩，直到地極。」

一八八四年春天，司米德有機會到慕迪住的地方一同喝下午茶。慕迪早得知司米德的才華和託負，也看見他努力在倫敦佈道大會陪談室的工作能力，就邀請司米德到美國麻省的宣教訓練中心幫助工作。晚上中國內地會的戴德生在一個聚會中，亦與司米德談到將來的事奉工場。當晚在月色普照的倫敦街道上，這位二十四歲的新血陪著五十歲的精兵走了一段路。司米德心中作了一個明智的抉擇：「與戴德生一起去中國做宣教士，若神許可，經由美國看看慕迪的訓練中心。」後來他在日記中還記下三月二十六日星期三「可能是我一生中最重要的日子」。

一八八四年四月一日，司米德獲得中國內地會正式接納到中國去當宣教士，同時希望在離英之前，到各大學去訪問各查經團契和招募代禱伙伴。整個夏天，司米德確是馬不停蹄在國內巡迴講道、訪問和報告，也和一些久別的同學見面；在蘭貝斯和蓋士利一同到街頭佈道，帶領十人信主；在阿德蘭的佈道會上又遇到精兵軍官杜西瑟；九月在倫敦又和何斯德重聚。四年前各奔前程，現今卻要同上征途。司米德在日記上感懷道：「他（何斯德）那時還在炮兵隊，現在卻也蒙神呼召要去中國。」那種興奮的情懷實非筆墨可言宣。同年十月，司米德陪同戴德生到德國柏林，最後再訪牛津及劍橋兩學府，和同學、師長道別，司米德在一八八五年二月五日和劍橋七傑其他六位一同啟航往中國。

文采斐然

報導感人

司米德的恩賜自幼就顯露出來了。在劍橋七傑歡送大會中，他是第一位領頭演說，辭鋒尖銳，情感豐富。抵達中國後，劍橋七傑每人都分別寫報告，向英國各教會詳細縷述宣教的情形，來華的綜合總論也由司米德專責撰寫。從一八八五年三月十八日安抵上海後，數年的開會工作，司米德都有詳盡的紀錄和報導，配合中西文化、風土人情、宗教、思想、習俗等，把實情向全世界宣告。劍橋七傑初到上海，第一件事就是改穿唐裝、戴帽子，後來還學中國老百姓腦後拖著一條辮子。司米德強調：「入鄉隨俗是傳福音的要訣。聖經中使徒保羅教導眾人為了福音的緣故，向猶太人，就作猶太人。」如今，劍橋七傑已是離鄉別井來到中國，必須放下英國的一切，專心「向中國人，就作中國人」。這種「道地化」的行動，使基督真理深入民間，收移風易俗之大效。

劍橋七傑在上海接受訓練大約兩周，便分成三個福音隊，由中國內地會宣教士帶領，向內陸進發。首批三人包括施達德和杜西瑟、杜明德兄弟二人，沿長江上游向漢中出發，四月四日離開上海。當時水陸交通非常緩慢不便，沿途停頓多次，十二日後方達重慶。最

後轉入山西太原府，在那裡巡迴佈道多年。山西居民受饑荒之苦已近六年，滿目瘡痍，民不聊生。施達德的生活每天像與魔鬼戰爭，與死亡搏鬥，聖經的話成為他生存和工作的力量。在一個筋疲力乏的盛暑天他寫道：「靠著信心，在基督裡我們必得著能力，更可以……在這裡剛強。（以弗所書六章十節）勝過（十一節）、勝過（十三節）、勝過（十六節）。」

第二隊包括司米德、何斯德和蓋士利三位，由上海北上天津、北平、保定，來到太原，然後再出發到平陽府，沿途有各樣的寶貴經歷。

一八八六年十月七日，司米德寫信給英國的父親報導近況。他來中國已經一年多，中國話也大有進步，對內地人民的風土習俗非常適應，所以容易接觸老百姓。信上還說：「我們第一個大型聚會結束了，感謝神一切順利，神的大能與我們同在。浸池首次啟用，若你們知道我替五十六位（五十四男二女）信主者施洗，必定萬分高興，大部分都在十里路以外的小鎮走路來的。」第二年五月，司米德又報導有二百人信主受浸。他有語言的恩賜，而且有工作戰略，把福音快速傳開。

第三隊是章必成和戴德生兩位。每到一處，他們都有詳盡報導，以特別形式命名為《中國千萬人》(China's Million) 在倫敦印發。劍橋七傑在中國佈道的消息，比英國本土的新聞更吸引人，因為全國上下當時對這七位青年到中國去宣教，發生極大的興趣。歷史學家海恩波曾說：「一星期內，中國內地會的聲名大噪。」同時，他還把一些新聞報導資料重新整理，加插劍橋七傑由中國寄回英國的信件，編成《宣教團隊》(A Missionary Band) 一書，確是洛陽紙貴，一度成為當時最暢銷的書。

聖工繁重

愛妻身故

在中國傳道實在不是一件容易的事。劍橋七傑來華之初，深受英國教會重視。在中國沿海初期開展的工作較吸引，也有新鮮感。日子久了，劍橋七傑也應工作需要而分成幾個小隊，深入各鄉村內地，配合當地的西教士及中國同工，一起工作。當席勝魔悔改信主後，大發熱心，到處勸人戒煙。在洪洞縣城，希望開設天招分局。洪洞是貫通南北的大道，縣內人煙稠密，出產豐富，吃大煙的人也多。有些婦女還常被凶鬼附著，發作起來，亂叫亂跳。席勝魔在這裡工作很成功。有人傳說：「天不怕，地不怕，誰都不怕，只怕西莊村的席牧師。」席勝魔對司米德的學問與為人非常敬重，就提議司米德和他合作創辦新局，特別關顧靈性成長方面的工作，他本人便可專心負起戒煙方面的重任。司米德欣然答應，

還在洪洞縣城附近住了幾個禮拜，詳細研究工作開展的良策。席勝魔很快找到一棟房子，分前後院。前院辦天招局，後院為司米德的住宅，廂房當作談道所。開幕之後，這個戒煙局成了一個福音中心，問道的、慕道的、信主的人數與日俱增。工作太重，還邀請了何斯德來幫忙過一段時期。三人同心合作，局務蒸蒸日上，信主人數漸漸增加。後來還成立了一個教會，更應市民需要曾辦了一所學校，又在城外開設了六個天招分局。司米德的功勞實在不少，也足見一個肯被神所用的活器皿，必成為萬人蒙福的工具。

工作正順利發展的時候，司米德的妻子蘇菲由於操勞過度，水土久而不合，終於一八九一年三月七日去世。那時，司米德來華剛滿六載，還未滿三十歲，對司米德來說這實在是個太大的打擊。

但是為了神的聖工，為了中國人得救，必須繼續傳福音。他本人很喜歡帶著大小單張和福音海報到處張貼，又沿街唱歌，吸引羣眾來聽他講道。在聖靈幫助安慰和加力之下，司米德化痛苦為喜樂，化軟弱為剛強，全副精神投入傳福音工作上，帶領許多人歸主。兩年後，神安排了一位賢內助安娜小姐與他結婚。兩人同心合力，在山西各地為主做美好的工作。司米德有音樂天賦，他把自己所寫的福音歌曲和席勝魔所寫的短歌編成一本詩歌集，有中國民謠，有歐洲洋調，又加上宗教樂譜，使這本詩歌集暢銷全縣。除了教會信徒愛唱之外，甚至不信的人也隨街吟唱，成為解悶消愁的良方。村民看見穿著中國服裝的洋牧師和席勝魔都放聲高歌，他們也隨口唱出。在天招局裡戒煙的人，終日憂悶孤單，也常學唱詩消愁。

司米德和席勝魔同心合作之深，成中西同工合作的典範，也是少見的互愛互敬的奇事。當工作在洪洞發展得如火如荼之際，司米德請席勝魔夫婦搬到洪洞來居住，親自照料各事，更可加強推展工作。司米德在一封信中曾寫道：「我很想把我自己放在席牧師直屬之下，因為上帝重用他。所有的工作，無論直接間接，主要都是他親力親為。我不相信外國教士有甚麼神聖權利，我不相信當地的基督徒都要俯聽外國教士的話，務要推崇外國教士為領袖。教會只有一位領袖，那就是上帝自己。願我們只俯聽祂的領導吧！」

司米德這番至理名言，刻畫出當時中國同工在推動聖工上的實際重要性，也表現出司米德本人對中國同工的尊重。字裡行間更表露他對某些西教士專權的不滿。可能這也是造成他日後與內地會決裂，終於分道揚鑣的遠因。

司米德佈道極有恩賜，方法層出不窮。有一次，令戴德生非常驚怕，因為司米德運用一項好像救世軍常用的方法：大隊人馬，動用各種樂器，連吹帶打，在街上巡行佈道，功效極高，但這種方法是內地會不能接納的。

義和團之亂

展開大屠殺

一九〇〇年，庚子年義和團事變大爆發。當時，義和團分子反基督教，反西教士之風強烈，遇見洋人，格殺勿論。天主教受害最重，死亡者幾達二萬人。山西大屠殺，天主教被殺者，也有二千人。內地會教士殉難者也有五十八人之多。此外，還有二十一個小孩子，及將近二千名中國信徒被殺。

當年又逢大旱，義和團到處縱火焚燒，六十六歲的慈禧太后也束手無策，還要從北京逃到西安避難，歷史上稱為「西狩」。在二十世紀這段近代史上，「滅洋惡風」是有其歷史背景的。自從甲午戰爭中國戰敗後，西方列強在十九世紀末後幾年強迫以「租借」方式，侵佔了中國沿海各大港口，一八九七年，德日佔領膠州灣，一八九八年法國強租廣州灣，英國強租威海衛，俄日佔領旅順、大連。

當時清廷反外之空氣濃厚，只是無法對抗，而一般昏庸無識的大臣，藉羣情激昂、民間大亂之際，聲言主戰。故此，多年來民間普遍對西教士的不滿，清廷對外國入侵的反感和慈禧對外國公使的私仇，種種因素匯合成為一道洪流。義和團還標出「扶清滅洋」的口號。世紀禍患，一發不可遏止。

在這段混亂時期，內地會的戴德生尚在瑞士養病，無法回華指揮聖工。幸好何斯德仍在中國上海，一九〇五年八月被戴德生推為中國內地會總主任，全權在上海總部執行一切任務。何斯德的好友司米德仍在山西，總部人事變遷壓力越來越大，加上民間大亂，到處殺人，對司米德精神打擊甚大。同年，他把多年來寫下的感想和見聞編成一本《中國的真情》出版。

更新呼召

分道揚鑣

司米德是個思想精明、靈命高深的宣教士。來華十餘年，精通漢語，中英文寫作、講道皆出眾，又深得居民愛戴。但是在三個神學思想上與內地會的信仰有衝突，未得同工接納。其實，司米德主張「永遠刑罰」、「有條件的永恆」及「各人至終得救」是一些重要的神學思想，雖然與內地會所定的教義有異，但在不同文化、不同民族中應該有思索、研究及辯證的餘地。他同意無需公開宣揚，以免造成信徒不必要的誤會。

戴德生本人愛心大、容量深，可以接受。可惜，內地會其他領袖則異議頗大，包括三位最高層領袖：中國內地會新總主任何斯德，英國總部助理總主任史洛恩及美國分會總主任霍亨利，後者還宣稱如果不處置司米德，他自己就辭職不幹。

一些人定教義引發起差會的行政權力鬥爭，實在萬分可惜。戴德生宣布退休，不想介入這場爭執中。司米德終於在一九〇二年離開內地會，引起會內其他宣教士的疑問：某些神學思想會否引致人事調遷？其後何斯德在一九〇五年履新，內憂外患，亦不願意為了司米德一些個人神學思想而弄成大紛爭。多種歷史記錄中，無法找到資料說何斯德為老友司米德辯護或講好話，而英美兩位助手極力反對司米德之所為，所以自己只好避開風頭，讓事情變化。

司米德知道一己無能以對羣力，離開了事奉十八年的中國內地會。隨著主的恩領，開創了一個新工場，到華東一帶傳福音，成為一個漢學語言學家。

鞠躬盡瘁

後代光輝

司米德離開中國內地會後，到離世那天約有二十九年時間留在山西東部傳福音及講學。由於無任何差會或教會資助，晚年生活亦甚孤單艱難。他的聲望和貢獻，亦慢慢地隨著消逝的時光被人遺忘了。但是他至死忠心事主，直到去世那一天（一九三一年一月三十一日），在中國度過整整四十五年的生活，且死在中國，埋在中國的土地裡。在千千萬萬來華西教士中，好像司米德那樣尊重華人同工，謙虛精誠合作者，確是鳳毛麟角。實際上，這種偉大精神未為西教士欣賞，不過卻永遠烙印在中國信徒的心版上。

司米德晚年唯一可以安慰者，就是自己的兒子蒙主差派到東非盧旺達地區事奉，成為一個傑出的醫療宣教士，繼續為主發出萬丈光芒。